



中國哲學／滄海叢刊／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老子的哲學

王邦雄著

新學社

PDG

老子哲學

王邦雄 著



滄海叢刊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四版

◎老子的哲學

基本定價壹元陸角柒分

署作者 王 邦 雄
要行人 劉 仲 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發：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版臺字第〇一七九號



王邦雄，台灣雲林人，民國三十年生。

畢業於師範大學國文系，後入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獲國家博士學位。

現任教於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業餘與當前國內哲學界的幾位青年學者，創辦了哲學性雜誌——《鶴湖月

刊，並擔任社長一職？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illegible]

北京卡片商店 1001

老子的哲學 目次

目次	
序論：談儒道兩家的「道」	一
第一章 身世之謎及其成書年代的推斷	三五
第二章 哲學問題	四七
第一節 由時代背景看	四八
第二節 由思想淵源看	五四
第三節 由地域色彩看	六四
第三章 人的生命何以成爲有限	七三

第四章 即有限而可無限的實踐進路

第一節

心的定執與道的封限.....七五

(一) 道的超越性與內在性.....七五

(二) 心的定執與道的封限.....八八

(三) 情識的纏結.....九二

第二節

物壯則老與不道早已.....九四

(一)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九四

(二) 物壯則老，不道早已.....一〇四

(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一〇七

第一節

由致虛守靜到微妙玄通.....一一四

(一) 無為而無不為的經驗考察.....一一四

(二) 致虛極，守靜焉的主體修證.....一一七

(三) 境界形態的形上學.....一二七

第二節

由尊氣致柔到見素抱樸.....一三一

(一)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一三一

第五章

生命精神與政治智慧

第一節

生命精神

一四九

(一) 我有三寶，一曰慈——慈故能勇

一五〇

(二)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德歸玄同

一五五

(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積德守母

一五八

第二節

政治智慧

一六一

(一)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一六一

(二) 為無為，事無事

一六五

(三) 小國寡民的桃花源

一七三

第六章

價值重估與歷史迴響

一八一

第一節

價值貞定不住，生命無所歸屬

一八一

(一) 告子、慎到與魏晉名士的生命頹落

一八三

結

語

現代意義

.....二〇五

(一)

申子、隸非與漢初黃老的政治流轉.....

一八六

第二節

精神主體的自由，藝術之美的觀照.....

一九三

(一)

名士生命的才全自然.....

一九五

(二)

山水田園的意境升越.....

一九九

序論

談儒道兩家的「道」

——從儒道兩家的「心」，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本文是筆者在耕莘寫作班、東海、輔仁與師大的演講詞，由師大國文系的同學錄音整理，再經由筆者潤飾補正。筆者研究中國哲學有年，寫下的論文不免背負了學術論文的包袱，不大能放得開，故可讀性不高。這篇演講詞的整理，自然較為平易，故以此文發表，並作為筆者「老子的哲學」一書的序文。或許通過本文的疏導，使讀者較能走進拙著「老子的哲學」的思想領域裏，對中國哲學的精神也較能有親切的體會，與恰當的知解。——

人會向自己發問：人為什麼活着？我要往何處去？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顯現了生命莊嚴的意義。人之成為萬物之靈，就從這裏開始。我們要問生命的價值何在？人生的方向又如何肯定？實則，意義得自己去尋求，自己去賦予。你參與人間，承擔使命，生命的存在就會湧現莊嚴而真實的意義。生命的意義，是我們賦予它，而不是它給我們。所以人生在世，不能等待意義自

已到來。今天我試圖從儒道兩家的思想，來談談生命價值如何開發的問題。

一、形而上與形而下

首先，我們從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這句話，開始反省生命進路的問題。孔穎達解爲：自形外而上者謂之道，自形內而下者謂之器；宋代大儒張橫渠亦以形而上是無形體，形而下是有形體解這句話。朱夫子便不大贊同，他雖認爲理氣是二元，却仍主理與氣不可離，故反對以有形無形區分道與器；而戴東原則解「形而上」是形以前，「形而下」是形以後，是以成形與否來區分。因此，易傳此言在歷代思想家的注疏中，皆各就已學加以二分。大略說來，形而上是在有形世界之上，叫道；形而下是有形世界，叫器，是兩層畫分的，一是感官所對的萬有世界，這就是形器，另外有一個超乎官覺的無形存在，是讓這一切有形世界所以存在的原理，我想即是指「天道」。一、兩千年來中國學者一直採信這個觀點。當代日本學者即以「形而上者謂之道」來翻譯西方的 *meta-physics*，就是所謂的形上學。在西方 *physics* 是物理學，*meta* 是「後」的意思，也就是在物理學後面的。「後」本是時間的先後，亞里士多德遺著編排出版時，他的學生將探討宇宙形成之原理的那一部份，放在物理學後面。這種探討宇宙之根本原理的學問，就是所謂的實現原理或第一哲學。因爲排在物理學之後，就以「後物理學」得名。「後」

本是時間先後的意義，就那麼巧，它所探討的正是問物理現象與自然宇宙的上面或背後，它的原理是什麼？形就是自然宇宙，也就是 physics，形之上的原理，是 meta-physics。因此日本學者以「形而上」來翻譯 meta-physics，可說是天衣無縫，神來之筆了。問題是以西方形上學的標準，來看中國哲學，便不很恰當。我想，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在特質上應該不一樣，我說「應該」是有根據的。因為易傳是儒家後起的經典，所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句話的解釋，不能違背論語的義理系統。我以為，儒家最主要的義理，都集中在論語、孟子，學庸易傳是後起的。所以道和器的解釋，不能遠離論語本來的意義。由是引起我進一步的反省。另外，我也是師大國文系出身的，有我們訓詁文法方面的訓練，所以不能輕易跟着前賢說是形以上形以下，或者說形以前形以後。我們必得先問，什麼是「而」，「而」在這句話裏面是什麼樣的用法？假如按照歷代注解來說的話，形而上是當形之上來講，有形世界之上的那個原理就叫「道」，有了天道的終極存在才有萬有世界，也才有山河大地、鳥獸蟲魚。問題出在第二句話，什麼叫「形之下」？形就是有形世界，那裏還有形之下？在有形世界之外，怎麼可能另有在有形世界之下的存在？難道「天上」「人間」之外，還有個「地下」？此不可解。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把「而」當作「以及其」來解，形以及其上者就稱之為道，形以及其下者就稱之為器，這樣原來的問題還是存在，「形以及其下」仍然不可解，另外更增加一個難題，「形」到底應安放何處？若說「形以及其上」、「形以及其下」，則「形」已足跨兩界，既是道又是器了。所以我認

爲「道」「器」不該作如是解。道應該是「人能弘道」的「道」，是人走的路，人所開出的路，通過人的心所開出的人文世界就叫道，本來就沒有西方哲學在自然現象之上，做爲萬有世界之實現原理的意義。因此，依我的反省，「而」應該可當「往」解，是代表一種動向，生命的動向。我們說生命價值的開發，它的可能就在此，中國哲學的特質也在此。

「形」不是指外在的自然世界，而是指我們的形軀。每一個生命來到人間都有形軀，就是形的存在。我們要問：人要往何處去，生命的歸屬何在？人生的方向，先不問東西南北，而當問個上下。人生的方向，是東西是南北，係起於外在偶然的因素，人的生長歷程，一生的種種遭遇，在在都受着來自社會各種條件的決定，這方面是沒有必然性，也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但有一點，我們總是追求一條往上的路，這才有意義呵！所以我們先不要說生命的方向在東西南北的那一方，而應該先問個上下。易傳說「形而上」，「形而下」，就是說人的生命都有一個「形」，這是很公平的，問題在這個「形」，我們是應該自覺的往上提昇呢？還是順任的往下去凝聚？因此，我認爲所謂的形而上或形而下，是代表生命的動向。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問「形」的內涵是什麼？依我的理解，「形」包括三方面：首先是指人的形軀最原始的生理、官能、欲求，生之理官之能欲之求是形軀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其次，是指人的性向才情，有的人在某方面反應特別靈活敏銳，有獨特的才華，所以有王貞治、林海峯，也有紀政、楊傳廣。第三，是指人生命熱血的表現，慷慨悲歌、從容就義，勇於面對與承擔人間使

命的生命熱血。上述三者是與生俱來的，這就是所謂的「形」。那麼我們該將它們往上昇越呢？還是僅僅往下凝聚？往上升越的路就是「道」的路，往下凝聚的路是「器」的路，故一成道，一成器。

二、人生上下兩路——成道與成器

有關「道」與「器」的解釋，我們當然要落到論語與老子的義理系統去尋求。依照上述，以我們的生理官能，性向才情，與生命熱血，去承擔人間的使命叫「道」。因此道是人走的路，是人間的大道，這就是成道的路。另外我們僅僅把我們的生理官能，性向才情，與生命熱血去凝聚下來，成就自己，我們可能是一個學者專家，也可能破記錄，在人間表現生命的精采，但它可能只是「器」而已。因為成器僅成就自己，不一定能承擔人間，為人類而活，所以生命有兩條路——上與下。

當然，器並非不好，如俗語所說「恨鐵不成鋼，恨兒不成器」，成器很好，成器是成就一個人的專技特長，我們在社會上扮演各種角色，當然希望成器，做個有用的人。但孔子說「君子不器」，老子說「大器晚成」。我們先說「大器晚成」，「大器晚成」現在成為許多青年朋友自我解嘲的哲理教言，往好的方面說是自我期許——且看「他」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但老子

本義，大器係指道的作用，是說道最後才完成他自己，即天下萬物都能成就，我才成就，這叫「大器晚成」，而不是說真正的大器到了晚年才能造就有成。故道是萬物都成就了才成就他自己，道就在萬物中成就他自己，這是老子所謂的「善貸且成」。老子又說：「道常無名樸。」樸就是好的，是生命的本真，是真也是美，當「樸」散落而去追求某一專門成就，這已是雕琢斲喪，即老子所說的「樸散則爲器」了。孔夫子說「君子不器」，故樊須請學農，孔夫子慨歎的說：「小人哉，樊須也！」因爲孔子正是教學生去承擔天下的使命，你是我孔夫子的學生，怎麼只想去做個農學專家？所以他乾脆說：「我不如老農。」一個知識分子的路，在道而不在器，不是君子不想成器，而是君子不僅僅是器而已，他的生命熱血，他的性向才情，不只是發展成就自己，而且要承擔了這個世界，這叫「君子不器」。所以「器」並非不好，但知識分子的胸懷抱負應該是不同的。

我們說「形而上」「形而下」，人的「形」可以往上提昇飛越，也可以往下落實凝聚。後者並非不好，但往上提是大家往上提，而不只是我往上提。問題是生命往上提如何成爲可能？人都難免有情緒陷於低潮，而失落自我的時候，我怎能保證自己一定形而上而不形而下。形而下的心，是墨子、荀子、韓非的心，是如何在人間成就一專家學問，去開出禮制、法制的客觀體制，此涉及知識性技術性的東西，並不決定生命方向應該向上的問題，即今所謂的專門知識。當前所有的大學科系均志在成器，都是屬外王的學問。我們希望在人間承擔什麼，從事某一行業，在某

一工作崗位，有某一方面的成就，即所謂「器」的工夫。今天大學教育顯然忽略了所謂的「道」，大概文史哲科系由於講文化傳統，還可以維繫「道」的理想於不墜。那麼成道的可能根據，到底何在呢？就在中國人的「心」。故「形而上」的背後，實隱藏了一顆中國人的心，它是儒家孔孟、道家老莊的心，而不是墨子、荀子、韓非的心，後者成就的正是所謂的「器」，真正能開出「道」的，是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莊，我們就從儒道兩家的「心」，來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三、儒家的人文之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儒家的生命精神可透過論語「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四句話來說明，而道家哲學旨趣，正是對治這四句話痛加反省與批判。

（一）志於道

孔子嘗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並說「志於道」，何謂道？道是人生的大路，何謂志？志即士之心，在先秦士本貴族之一——武士，有其人文涵養，受教育正是貴族的專利。自孔子始，才有民間教育，貴族沒落，士因而流落民間。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樂書數是屬於人文的涵養，射御則屬於武事的訓練。戰國四公子養士，士為貴族的家宰，附屬於貴族豪門之家。士到

了孔夫子時代已脫離貴族的約束，而走入人間社會，成為「天下士」，非單為某一國君、卿大夫尋求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了，而是要為整個時代承擔生命存在的問題，此即「志」——士之心，也就是知識分子的心。而知識分子的心，就當去承擔所謂的「道」，即人間的大道，而非小徑——小徑是奇技異能之士與專家學者所走的路，須靠特殊的性向才情、生命熱血，去表現生命的精采，並非人人可為。人人都可以走的才叫大道，所以孔子說：「行不由徑。」故志於道是為人類打開出路，找出每個人都能走的平等之路，不必待特殊的財富、身份、地位與權勢就能走的路，市井小民、鄉野村夫都能走的路，這才是人生的大道，這叫「志於道」。

(二) 據於德

再說「據於德」：怎樣的路才是人人都可走，而非僅少數專家學者，有天才有地位的人才可走的？儒家說道德實踐人格修養的「路」，做一個好人是人人都能成就的，而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有道德人格的人，是生命境域最莊嚴最有價值的，古往今來多少人——當真是「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能流傳下來的有多少人，且真正能令古輝映，讓人永難忘懷感動的是什麼？是偉人的生命人格。故儒家為人類所開出的道路，是依據德行去開的，「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每個人都可以做個好人，此即人生真正的大道。與身份、財富、地位無關，與階級、種族、膚色無關，這叫「據於德」。孔子就以「據於德」，來規定「志於道」。

(三) 依於仁

1. 呈現義——仁在心的不安處顯

我何以能「志於道，據於德」呢？每個人憑什麼都能成為君子做好人，成就他的德行人格？其根據何在？孔子告訴我們是「依於仁」，每個人都有仁心，我們之所以能通過德行的修養，開出人生的大道，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仁心。問題在如何證明？論語：「宰予問三年之喪……」，孔門弟子宰我最富懷疑批判精神，問三年之喪的道理何在？他認為「期可已矣」，一年就夠了。並提出兩大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孔夫子志在重建禮樂——周文的禮樂。然周文的禮樂當時已開始崩頹，知識分子自當承擔起重建禮樂的責任，宰予就逼問老師，大家都守三年喪去了，那麼禮樂誰來承擔？第二個理由是「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前者是屬於社會功利的理由，此則為自然現象的理由，自然界剛好一年一個週期，穀子一年收成一次，四季用的木材也是一年輪換一次，所以服喪一年就夠了。這是很標準的論說文形式——結論回應前言，中間是兩大理由。孔子回答說：「衣夫錦食夫稻，於女安乎？」不對應宰我之社會功利，與自然現象的兩大理由去回答，而直指其本心安否？在父母過世的時候，你還衣乎錦，食乎稻，請問你，你的心會安嗎？道德的問題是內心感受的問題，而非社會功利的禮壞樂崩，與自然現象週期變換的問題，是人自己要承擔，訴諸人最直接內